

“建立历史文献学这门学科是我的夙愿”

——白寿彝先生和中国历史文献学科建设

中国历史文献学以下简称“历史文献学”作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从摸索、创立到进入建设阶段，已走过了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这期间在许多老一辈史学家的不懈努力和辛勤耕耘下，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而白寿彝先生（1909—2000）则以他一生的学术生命、特有的理论风格和卓越的创新精神，在构建历史文献学科体系理论方面孜孜以求，独树一帜，成为白寿彝史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白寿彝先生是历史文献学科当之无愧的创建者之一。

一、创建历史文献学科的执著追求

1999年4月，已是90岁高龄的白先生曾表达了自己这样的心愿：“建立历史文献学这门学科是我的夙愿。”^①纵观白先生长达七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他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交通史、民族史、宗教史、史学理论等诸学科领域进行开创性研究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还一直致力于历史文献学科的创建工作。我们以 20

白寿彝：《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题记》，《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商务印书馆，2000。

世纪 80 年代初白先生发表《谈历史文献学》、《再谈历史文献学》两篇论文为界，把他的这项工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80 年代以前，是深入实践、不断总结的摸索阶段。

1928 年，年仅 19 岁的白先生在上海《民国日报》4 月 23 日《觉悟》版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主张整理国故的学者应当做一种有系统的工作。有研究者认为，这篇文章“是他后来形成的历史文献学学科思想的端倪”。^①

此后，白先生从事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收集、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发表了一系列和历史文献有关的学术成果，如 1933 年出版由顾颉刚先生校阅的《朱熹辨伪书语》，至今仍是有关朱熹辨伪资料最权威的辑本；又如从 1939 年开始系统收集云南回教史料，并于 1943 年编成《咸同滇变见闻录》（原名《杜文秀研究资料》），1952 年又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回民起义》（资料集 1—4 册），辑录了 76 种相关文献。其他如 1948 年出版《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校点《天方典礼择要解》发表《纯真篇义证》；1961 年编印内部刊物《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还发表《谈史学遗产》；1964 年完成《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1971 年代替顾颉刚主持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校点工作；1979 年，停刊十余年的《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复刊，改名为《史学史资料》。此外，白先生还在云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开设过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名著选读等课程。^②

可见 70 岁前的白先生已是一位集教师、编辑、研究者于一身的史学大师，参加并主持过多种不同类型历史文献的搜集以及整理、研究工作如标点、注释、校勘、辨伪、考证、辑录、汇编等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感性认识，尤其是在中国史学史领域出色的研究成就，为他后来创建历史文献学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雪英：《寿彝先生学谱》，《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600 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② 同上书，600~621 页。

第二阶段 :80 年代之后,是系统研究、全面阐述的创建阶段。

白先生曾说他 70 岁以后才开始真正做学问。实际上,白先生经过几十年的学术耕耘,厚积薄发,在 70 岁以后研究成果大量问世,并不断开拓学术研究新领域,其中包括创建历史文献学这门新学科。

1981 年 3 月,白先生发表了以答客问形式撰成的论文《谈历史文献学》,首次就历史文献学科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历史文献学的作用、历史文献学和历史理论的关系、历史文献发展史、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的范围等进行了全面阐述;1982 年 7 月,白先生又发表《再谈历史文献学》提出历史文献学包含“四个部分”,即:理论部分、历史部分、分类学部分、应用部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他的历史文献学科体系理论。这两篇文章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思想深刻,内容丰富,“集中反映了白寿彝先生在这个学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①

与此同时,白先生还通过做学术报告和发表讲话,大声呼吁尽快建立历史文献学科,开设历史文献学课程,“不只研究历史文献,还应建立起历史文献学,使之成为一门科学”;^②“希望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把这个学科建立起来”;^③“希望能早一点建立起这门学科,各高等院校文史等系都开出这门课”。^④为了开展学术研讨、培养师资和后备人才,1983 年,白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建立了全国高校中第一所古籍整理研究所;“出于对建立历史文献学科的责任感,白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建立了历史文献教研室,意在由此锻炼培养起一支从事历史文献及历史文献学研究的队伍,

① 曾贻芬:《白寿彝先生关于历史文献学的构想》,《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361 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② 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和史学遗产的整理——1981 年 10 月 14 日在武汉师范学院讲》《白寿彝史学论集》,236 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③ 同上书,224 页。

④ 同上书,576 页。

并为此倾注了不少心血”；^①另外由他主编的《史学史研究》设有“历史文献学”专栏，为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研究提供学术交流园地。还有，白先生的一些重要学术著作，如1983年主编的《史学概论》，1986年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1989年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都用相当篇幅来研究和介绍历史文献学。

还要提及的是曾贻芬、崔文印二位先生一直在白先生指导下从事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工作，据他们自述：“我们从1987年即在白先生的倡议下开始了对历史文献学史的研究和撰写，多年来一直得到白先生的悉心指导，更令人感动的是，白先生还经常鼓励我们不拘成法，继续不断地深入探讨。”^②经过十多年深入系统研究，1999年论文结集出版，白先生欣然撰写题记，说“建立历史文献学这门学科是我的夙愿，他们二位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我的一些设想”，并希望他们继续努力，“把这门学科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来”。^③

以上可以看出，70岁后的白先生出于对学科建立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开风气之先，一再发表论文专门谈历史文献学，并通过多种方式推动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深入和历史文献学科的建设。

这里需要探讨的是，白先生何以如此重视历史文献学科建设？我们认为，一方面，是出于提高史学工作者素养的需要。白先生总结自身治学经验、汲取史学界惨痛教训说：“我们长期的史学传统就是讲究如何利用历史文献。这个东西现在咱们比较马虎了。好多年养成一个风气，编教材不查原书，不查原始的材料，顺手牵羊。这个状况一定要改。改这个，就是要把咱们的工作摆在比较可靠

^② 曾贻芬、崔文印：《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41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白寿彝：《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还要题记》，《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还要》，商务印书馆，2000。

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然后才可以进行分析。^①他还认为 历史研究需要理论指导，“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能代替历史研究，并不能代替文献研究”。^②另一方面，出于培养古籍整理人才的需要。为了弘扬祖国传统文化，1981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下达《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白先生积极响应，认为“整理古籍是一件好事、一件很重要的事，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主要困难是专业人才匮乏，为此他提出“可以在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开设古典文献专业”；^③白先生还指出，“如何整理历史文献，形成一个新的学科，建设历史文献学的科学体系，这个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④而“既然想把古籍整理工作大规模地进行，这个学科的建立就很迫切”^⑤

那么，又该怎样评价白先生为创建历史文献学学科所做的工作和贡献呢？我们认为，如果结合学科发展史去看，可以更好地说明问题。

白先生说历史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早在先秦就开始出现，“但如果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来要求，现在还正在建设中”。^⑥1930年，郑鹤声、郑鹤春先生出版了第一部以“文献学”为书名的《中国文献学概要》，虽属学科草创性质还不够成熟，但已难得可贵；50年代末，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设立，为学科创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又经过了二十多年，1982年先后出版的张舜徽先生《中国文献学》、吴枫先生《中国古典文献学》构建了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标志着中国文献学的正式建立。而作为历史学分

白寿彝：《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1982年5月19日在北京市史学会上的讲话》，《白寿彝史学论集》，25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同上书，236页。

同上书，556~557页。

同上书，224页。

同上书，576页。

⑥ 同上书，510页。

支学科的历史文献学，早在三四十年代，陈垣先生在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等方面的研究，“为历史文献学做了奠基的工作”；^①但直到1988年后王余光、张家璠、杨燕起先生分别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教材相继出版，这一学科才正式建立起来。进入90年代以后，张大可先生等主编的教材陆续出版，学科逐步发展，走向了建设阶段。和其他学者的贡献相比较，尽管白先生没有写出一部历史文献学专著，也没有主编过历史文献学教材，但他早在1981年、1982年就连续发表两篇论文，发凡起例，实为学科建设意义上整体研究第一人；几十年的不断摸索和总结，自成一家体系，学科理论建树为其他学者所不及。今天，历史文献学科蓬勃发展，历史文献学课程普遍开设，我们又怎能不归于白先生等老一辈史学家的筚路蓝缕之功呢？

二、构建历史文献学科体系的理论探索

历史文献学的出现虽然由来已久，但由于受历代学者重实践、轻理论习尚以及“术先学后”发展规律的影响，加之历史文献工作本身又有技术性、实践性比较强的特点，因而历史文献学理论的总结向来不很发达，白先生就指出“过去的老前辈们，包括乾嘉以来和乾嘉以前进行过历史文献研究的，都没有条理化、系统化、上升到科学”。^②然而，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必须有一套成熟的理论作指导，否则根本无法进行，历史文献学也不能例外。白先生就

白寿彝：《纪念陈垣校长诞生一百周年》，《白寿彝史学论集》，37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② 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和史学遗产的整理——1981年10月14日在武汉师范学院讲》，《白寿彝史学论集》，236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此发表意见说，“理论问题不研究，是不行的”，^①于是知难而进，充分发挥自己擅长理论思考、总体把握的优势和特点，开始了建设历史文献学科理论的可贵探索，主要表现在：

（一）关于历史文献学科地位的认识

历史文献学有无必要独立成为一门新学科，历史文献学和历史理论的关系如何，这是在思想认识上首先必须解决的大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有客观存在的历史和人写的历史之分，而历史本身一去不复返，因此“研究历史，必须要研究历史文献”，因为历史文献是关于历史本身的记录；“既然要研究文献，就需要建立历史文献学这门学科”。这是由于“历史文献学可以帮助我们搜集、分析并正确地运用历史文献，使我们的历史工作在文献方面具有良好的条件”。为此，他号召大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历史文献学工作，建立起来科学的历史文献学，这是我们历史工作者应该担负的任务”。^②白先生还认为，“在史学工作中，理论的指导和探索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的掌握和运用也是很必要的”，^③并一再强调说，历史文献学和历史理论作为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既不能对立，也不能互为取代，而是“研究问题要在理论的指导下，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而引出新的结论”。^④事实上白先生也是这样实践的，他对自己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提出了很高要求：“我们这部通史，篇幅较大，处处离不开历史理论，处处离不开历史文献。我们要从理论的探索上，从文献的应用上不断提高水平。”^⑤

白寿彝：《古籍整理和通史编纂》，《白寿彝史学论集》，576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② 同上书，507～508页。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2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白寿彝史学论集》，507～50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3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二）关于历史文献学科体系的阐述

历史文献学科体系如何构建，是学科建设关键之所在。白先生认为，作为科学的历史文献学科体系，应当突破传统的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范围，而做比较广泛的考虑。他说：“我想，历史文献学，或者更正确地说，中国历史文献学，可以包含四个部分。

理论的部分；历史的部分；③分类学的部分；应用的部分。”^①并对这四部分研究内容做了概括性阐述。我们认为，白先生的这一论述，是构建历史文献学科体系的重要理论，为当时的历史文献学科建设勾画了蓝图。

其一，理论部分。一门学科的建立，首先必须从理论上阐明该学科的性质和研究对象、范围、任务、方法，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因此，白先生在谈到历史文献学科四个部分时，把理论上的阐述放到第一位，认为历史文献学科理论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历史和历史文献；②历史学和历史文献学；③历史文献作为史料的局限性；④历史文献的多重性；⑤历史文献和有关的学科。

历史文献学以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何谓历史文献？它和历史的关系如何？这是研究历史文献学在理论上首先需要阐明的一个概念。白先生认为，历史文献是“指关于历史的记录或历史现象在文字上的反映”，而历史“指的是客观的历史，即历史发展过程本身”，二者之间有本质区别，因此研究历史文献不等同研究历史，否则，“既不利于历史研究，也会把历史文献的研究目的弄模糊了”；但他同时强调，“历史的研究又离不开历史文献”，只有“把文献作为历史资料去研究，目的在于通过资料去了解历史，这才是研究历史”。^②

白寿彝：《再谈历史文献学》，《白寿彝史学论集》，55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② 同上书，559页。

那么，什么是历史文献学？它在史学中的地位怎样？白先生说，历史文献学是“指关于历史文献的专业知识和研究历史文献的方法”。^①它和史学的关系，白先生做这样表述：“关于历史观点、历史资料、史书的结构和文字表述的研究，都属于史学的范围。而历史文献只是属于历史资料的范围而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文献的研究是史学工作中必不可缺的，但也只是史学的一部分。”^②明确指出历史文献学从属于历史学范畴。

尽管历史文献对历史研究非常重要，但作为史料仍不免有局限性。白先生认为，历史文献虽然是史料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但它也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可能是史料的全部，此外还有考古资料和社会调查资料；更主要的是历史文献由于受阶级性和时代性的影响，在著述和流传过程中存在着大量失实不真、残缺不全情况，再加上有的“记载笼统”，因此利用起来绝不可盲从轻信。此外，白先生还认为历史文献具有多重性特点，他说：

第一，是说一种历史文献总是反映一定的历史现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二，把不同的、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献联系起来，去伪存真，去粗存精，从而观察规律性的东西。这就超出了一个一个的具体历史记载的范围以外了。这种性能不一定是文献本身所固有的，往往是史学工作者所赋予的。第三，文献不一定是死的东西，其中有不少是一直到现在还有生命力的东西。我的意思包含两点：历史文献，从内容到形式，有不少东西对于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还产生着影响，这是一点。历史文献中的具体记载在一般的政治资料以外，还有思想资料、艺术资料、文学资料、科技资料等等。在这些资料中，也是有一

白寿彝：《再谈历史文献学》，《白寿彝史学论集》，51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② 同上书，559页。

些值得我们现在还可以学习的东西。这是又一点。^①

这段充满辩证法的论述，视角独特，观点新颖。有学者认为，“可以说是从时代条件与民族心理，思维方式与创造精神，以及价值观念等的多角度，揭示了历史文献的产生及其所具有的作用的内在本质，给予了我们以有益的启发”。^②

至于历史文献学和其他学科关系，白先生有一个思考成熟过程，他认为年代学和历史地理学跟历史文献学的关系最密切；其次是古汉语和古民族语文，以及方志学和历史档案学。由于历史文献本身涉及的门类多、领域广，白先生还希望“历史文献的工作者不可能精通各种学科，但他最好能懂得一些比较多的学科”，^③对历史文献工作者提出了较高要求。

其二，历史部分。重视史学遗产的研究和继承是白先生的治学特点之一。白先生构建历史文献学科体系，同样注重研究自身的历史，总结其中成败得失。他说：“对历史文献学的进程及其规律给予总结，对其优良的传统和成果予以继承和发展，这将对于建立历史文献学的科学体系有很大的好处。”^④

白先生认为，历史文献像很多事物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因此，“对历史文献必须历史地看，要从各方面的联系中看历史文献，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历史文献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史学工作中的作用”。^⑤他对学术兴衰、文献聚散的历史进行系统考察后指出，“研究历史文献本身的发展史，研究它们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研究官私文献之不同的特点及其在发展进程中经历的异同，这有助于对它们的认识，并可以从而考虑如何改善对它们的管理和

白寿彝：《再谈历史文献学》《白寿彝史学论集》，56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② 杨燕起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6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白寿彝：《再谈历史文献学》，《白寿彝史学论集》，56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同上书，577页。

同上书，562页

传播，如何进一步发挥它们的作用，使之为各种有关的建设事业服务”。^①他借用章学诚有关“记注”和“撰述”的提法，把历史文献分为两类，并建议还可从“有历史记录条件在完备程度上的发展，有书写工具的发展，保管和传播的发展，著录和考订的发展”^②等方面来研究历史文献发展史。

白先生还认为，历史文献学本身已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史。他说孔子修《诗》、《书》就是文献整理工作“孔子可以说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历史文献学家”；司马迁写《史记》，对所接触的文献做了大量整理；刘向父子奉命整理皇家图书，成就巨大，“要讲历史文献学，首先是应该研究刘氏父子的成绩的”；唐修《隋书·经籍志》则是历史文献研究发展中的又一个标志；刘知几所著《史通》也有两篇跟历史文献学有关；“到了宋代，历史文献学有了显著的发展。司马光、欧阳修、吴缜、沈括、郑樵、朱熹、洪迈、王应麟有所贡献”^③，这样就清晰地勾勒出从先秦到宋代历史文献学的发展脉络。他还特别指出，“清人所谓汉学，实际上是从宋人的历史文献学发展而来的。宋人固然以义理出名，但是他们在历史上是有成就的，在历史文献学上也是有成就的。清人的汉学，在一些领域里都是宋人创始的”，^④纠正了后人对宋代历史文献学成就评价的偏颇。

此外，白先生还对历史文献学的历史部分和史学史做了严格区别，认为它们虽然都研究历史文献，但研究对象和目的却不一样，“历史文献学所关心的，是书写工具的发展、保管和传播的发展、著录和考订的发展等”，而史学史则是“探索史学在历代的成就及其发展规律，主要是以历代有突出成就的史书或史论为时代的

① 白寿彝：《再谈历史文献学》，《白寿彝史学论集》，56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② 同上书，565页。

③ 同上书，510～512页。

④ 同上书，514页。

标志’。^①

其三，分类学部分。分类学部分，是白先生构建的历史文献学科体系的四个组成部分之一，比较引人注目，且不易被人理解和接受。白先生站在学科建设的角度，指出“某些学科对研究对象的分类，是一项很重要的科学工作”，因此，“文献的分类也应该是历史文献研究中的重要工作。文献分类，应该有理论上的原则，有具体的处理方法，问题还相当复杂，所以应该有一门讲文献分类的学问”，^②解释了他在历史文献学科体系中设有分类学的因由。他还说：“历史文献的分类学，是如何就历史文献本身的各种不同的性质、特点进行分类的学问，是从文献本身出发的，而不是从前人目录书出发的”，^③并区分传统目录学和分类学的不同，说传统目录学虽然也讲分类，但一般是就书论书，少有提高到有系统、有理论的“学”的程度而“分类学有统观全局的要求”并认为“自《七略》以下以至章学诚所说‘考镜源流 辨章学术’都可以说是属于分类学的范围，但还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④至于分类学其他问题，白先生说说他提不出多少意见，因而没有具体论述，不过他希望大家多研究研究。

其四，应用部分。白先生认为，从应用方面说，“历史文献学可以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和辨伪学等”，^⑤这和我国传统的广义校雠学研究范围大体相似。其实，从古至今的历史文献工作，主要还是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因此，伴随着历史文献整理而产生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自然也就成为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并在历史文献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白寿彝：《再谈历史文献学》，《白寿彝史学论集》，566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同上书，567页。

同上书，578页。

^⑤ 同上书，567页

白先生认为，目录学是读书治学的门径，因为它载录古今图书分类和收藏流传情况，因此希望“一个历史工作者必须懂得史籍的目录学”。^① 由于典籍在流传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版本，记载版本成为目录中的一部分，然而白先生却认为版本应独立成学，因为它并不仅限于标注版本，还包括“刻书的历史、版本流传的历史、版本的鉴定、刻书家的历史等等”。^② 至于校勘学，白先生认为清代比较发达，俞樾对校勘义例的归纳，特别是近代陈垣先生总结出来的校勘四法“为校勘方法指示了门径”。^③ 白先生说：“辑佚学，是把遗失的古书，根据他书引用而集中起来，让我们知道一些遗书的部分情况”，^④ 并指出唐宋类书以及诸经注疏是辑佚的渊藪，还认为清代学者成就最大，《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仍有书可辑。辨伪学是一门辨别历史文献真假的学问，包括辨伪书和伪事两种，白先生通过对辨伪学史的梳理，总结了各个时期的特点和成就，并就如何区分和看待伪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上历史文献学的应用部分，白先生论述时各有特点，有的偏向理论阐发，有的注意方法探讨，还有的侧重于历史考察，它们离之则相互独立、各为专学，合之则浑然一体，共同成为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中的核心内容。

白先生构建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理论，严谨科学，内涵丰富，对后来的学科发展影响深远。以教材编撰为例，如杨燕起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无论是指导思想、理论阐发、体例结构还是具体表述，都吸收了不少白先生的观点和看法，其他教材也有类似情况。

白寿彝：《再谈历史文献学》，《白寿彝史学论集》，516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① 同上书，516页。

同上书，516~517页。

三、发展历史文献学科的殷切希望

瞿林东先生指出：“白寿彝先生治学有两个特点，一是永无止境，二是重在创新”，^① 并说“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在学术领域里是没有止境的，我仍将走新路”是白先生在接受记者们采访时常说的两句话。我们认为，白先生的这种不断超越自我的治学精神在历史文献学科建设上就得到了充分体现。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白先生对历史文献学科建设就已考虑并有所论及，他在《谈史学遗产》一文中说：“史料学的分支学科或姐妹学科先后出现。习惯上所谓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辑逸书、辨伪书、古文字学、古音韵学、古器物学、年代学、沿革地理、史源学以及甲骨学、金石学、敦煌学等等，或是直接属于史料学范围，或是跟史料有密切关系，尽管这些名堂不一定各有自己可以独立的科学体系，它们的名称也不一定恰当，但已可反映我们史料学所接触到的方面之广了。”^②

经过 20 年的辛勤探索，1981 年白先生发表《谈历史文献学》，首次提出历史文献学科建设的初步设想。他说：“历史文献学，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给他规定个范围。作为一门学科提出来，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我个人意见，可以包含这样的几个内容：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另外还包括有古汉语、古民族语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字、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等

^① 瞿林东：《继承白寿彝先生的史学史思想遗产》，《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176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②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白寿彝史学论集》，475 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等。^①一年以后，学科建设理论日趋成熟，白先生又发表《再谈历史文献学》，不但提出构建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四个组成部分，而且对某些观点做了重要修正，如不再认为古汉语、古民族语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字、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等是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而把它们看做和历史文献学有联系的学科。

在这以后的十几年时间里，白先生虽然没有发表专门论述历史文献学的文章，但他却一直在关注着、思考着有关历史文献学科的建设问题。1997年，88岁的白先生又提出一份新的历史文献学研究提纲。据曾贻芬先生说：“1997年岁末，白先生交给我一份历史文献学研究提纲，其中包括：第一，历史、历史文献、历史学；第二，历史文献的收藏；第三，历史文献与公私图书馆；第四，历史文献与博物馆；第五，历史文献的特藏；第六，丛书和类书；第七，目录学；第八，版本学；第九，校勘学；第十，辨伪学；第十一，历史文献与逻辑；第十二，历史文献与辩证法；第十三，历史文献的阶级分析；第十四，佚书的访求；第十五，文献的整理和发表。……不久，白先生又补充了历史文献与档案、海外藏书两个题目。”^②从这份研究提纲可以看出，白先生在原来构建的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基础上，“对有关内容做了重要的调整、充实、提高，明确了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对象、方法等关键问题，奠定了建立历史文献学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显然是一部《历史文献学概论》的完整构架”。^③

我们还认为，白先生的这份新研究提纲，既固守了传统，又有许多重大突破，它是白先生准确把握学科研究现状，并着眼于学科未来发展，对学科建设提出的新希望和更高要求，也是白先生自己对学科认识的一次升华。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理论部分研究明显加强。历史文献学的理论建设一直

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白寿彝史学论集》，51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②③ 曾贻芬：《白寿彝先生关于历史文献学的构想》，《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369～37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是个薄弱环节，许多问题要么不是很清楚，存在着争议，要么被人忽略，尚留有空白点。因此，白先生提出，除了要继续搞清历史、历史文献、历史学的关系外，也要从逻辑学、辩证法和阶级分析角度来认识、分析和运用历史文献，树立正确的历史文献观，这是以前很少有学者强调的；同时还要加大对历史文献的保管和传播，如历史文献的收藏、特藏，历史文献与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关系以及海外藏书的研究力度，以便更好了解和掌握历史文献现状，提供搜集历史文献的方法和途径。

其次，应用部分研究有所变化。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作为应用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并已为学术界广泛认同，对此白先生却有进一步的考虑，如用“佚书的访求”取代辑佚学，这反映出他在认识上的某些变化，也意味着研究重心的转移，即访求佚书是辑佚的重要条件，只有证实书确实已亡佚 然后才能进行搜寻 否则就难以避免‘名亡实存’现象的发生。

最后，学科体系构建更趋完善。丛书和类书首次成为历史文献学中的一部分，丰富和发展了白先生分类学思想；而“文献整理和发表”的凸显，表明文献的开发、利用受到特别重视，则是当前历史文献工作现实意义加强的体现，它进一步拓展了学科研究领域，成为新时期学科建设日益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综上所述，白先生出于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一生都在致力于历史文献学科的创建工作。他从事学科创建时间早，历时长 成就突出 构建学科体系 缜密完善 影响深远 提出新的学科研究提纲，为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我们认为，白先生是历史文献学科当之无愧的创建者之一，也是这一学科走向全面建设的有力推动者，他在学科发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我们还相信，有了白先生构建的历史文献学科体系 只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勇于探索 不断实践 科学的历史文献学更为完整的学科体系一定能早日建立起来。

（原载《回族研究》2004 年第 2 期）

校勘学·目录学